世界通史

主编: 夏于全

第五十八卷

延边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世界通史

第五十七卷

主编: 夏于全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通史/夏于全编.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3
ISBN 7-80648-547-3
Ⅰ.世… Ⅱ.夏… Ⅲ.世界史:通史-普及读物 Ⅳ.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095号

世界通史

作　　者:夏于全
责任编辑:桂镇教
出版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印　　刷:北京市潮运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16 印张:300
字　　数:4800千字 200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册
ISBN 7-80648-547-3/K·23
定　　价:1280.00元

编委会

主编: 夏于全

编委: 刘星　张洋　李东林　谢吉虎　阳小花
谢友红　张德友　纪秀香　陈西　蒋友才
王连军　王渭　王靖波　王浩　张春宇
刘小西　郑照明　邓贤雄　谭碧秀　杨靖

☆目☆录☆

“五月风暴”与迅猛的学生运动…… (1)
“五月风暴”中的罢工浪潮和政府危机…… (12)
“五月风暴”的戏剧性结局…… (23)
越南战争:从“特种战争”到“越南化” …… (30)
尼克松水门丑闻的暴露 …… (53)
从“遏制”战略到“高边疆”的战略 …… (61)
“星球大战”计划…… (65)
“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 (71)
波兹南事件的开始 …… (77)
“黑色星期四”…… (80)
波兰“十月的春天” …… (90)
印尼陆军集团的崛起与共产党的发展 …… (94)
印尼1965年“九·三〇事件” …… (101)
“蒙巴顿”方案 …… (109)
东巴危机…… (111)
第三次印巴战争…… (116)
孟加拉国的建立…… (120)
六十年代前期的中东…… (124)
以色列的假“绝密情报”…… (129)
中东“六·五”战争…… (133)
中东十月战争…… (14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月风暴”与迅猛的学生运动◇

60 年代后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西德学生在激进的“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下，于 1967 年 6 月掀起了颇具规模的学潮，使许多大学陷于瘫痪。1968 年4 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不满校方管理，群起占领图书馆，并袭击校长办公室。同年春季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大学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让学生参与制订教学计划、参与管理学校，并进而批判传统的旧大学，要求创立新型大学。

60 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具体起因和目的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憎厌和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消费社会”。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反对美国政府进行侵越战争。学生们认

为，在高度发达的消费社会中，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千方百计强化生产，同时引诱人们大量消费，使每个人身不由己地成为消费社会的一个机件，他们对自己的这种异化无所知觉，整个社会淹没在单纯的物的生产和物的消费之中，而置有关人类命运的其他基本问题于不顾。就教育角度来说，学校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制造它所需要的各种活的工具的工厂，学生成了从属于学校的物化关系的商品。学生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天赋和才能的发挥和发展，不再被社会所注意和考虑。大学中原有的继承和批判文化遗产的功能在逐渐消失。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普遍存在的这种思潮，之所以在法国表现得格外激烈，则因为在法国还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况。从50 年代到60 年代，法国的大学生人数激增，1958 年仅为17 万人，1968 年激增为61 万人，其中1/ 3 左右集中在巴黎地区。大学的教学和生活设施远远跟

不上学生人数增加的需要。宿舍拥挤，图书馆人满为患，教室不敷所需，有时学生们只得站在门外听课。政府虽然新建了一些学校，但远未能解决问题。法国政府当局对于这种情况的对策，不是采取积极地加速发展教育设施的态度，而是以限制入学人数来消极地维持局面，一大批有志于深造的学生被拒于大学门外。法国教育行政部门因循守旧，强行维持早已不合时宜的种种清规戒律，如校园内不得举行政治性集会，男女学生不得在宿舍内互访等等。此外，还有一个毕业后的出路问题：许多大学生熬得几年寒窗，总望踏入社会后施展才能，但冷酷的现实是很难找到自己愿意从事的职业，他们只能为了糊口而放弃自己已经初步掌握的专业，去从事用非所学的工作。他们对前途失去稳定感、希望和信心。面对广大学生日益显示出来的不满和怨恨，法国政府表面上宣称要进行教育改革，但措施不力，进展迟缓，问题久悬得不到解决。这许

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促使学生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思索。萨特、阿尔都塞、勒费弗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学生中间影响日益扩大。这些内外因素的结合，便导致了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的爆发。

巴黎大学农泰尔分校的学生首先发难。该校是政府为解决学生数量激增而在巴黎郊区新建的一所大学，物质条件比其他大学更差，学生们曾于1965、1966、1967年，连续发动几次学潮，要求改善条件，革除陈规，均被校方拒绝。1968年1月，学生们再次闹事，校方召来警察弹压。3月18日，在一次反对美国侵越战争的示威游行中，该校的一名学生被捕。3月22日，该校的部分学生集会抗议。会后，142名学生占领了学校的行政机构所在的塔楼，决议成立“三·二二运动”。校方急忙向政府报告，警方根据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的要求，于当晚包围塔楼。凌晨2时，学生们高唱“国际歌”被迫撤离塔楼。

此后一个月内，学生们多次集会，抗议校方和警方的卑劣行径，动乱范围逐渐扩大，参加斗争的学生日益增多，校方态度强硬。5 月 2 日，农泰尔分校校长宣布该校无限期停课，并通知参加占领塔楼行动的科恩- 邦迪等 8 名学生前往巴黎大学索尔邦本部，接受校务委员会的讯问。

5 月 3 日，当科恩- 邦迪等 8 人来到索尔邦时，聚集在校园中的数百名学生发生骚乱。校方请示教育部长后召来了大批警察。警察使用警棍和催泪弹驱赶学生。学生们拆毁桌椅进行还击。双方搏斗从下午 5 时至夜间 10 时半，200 余名学生被捕。校方当夜宣布关闭索尔邦，并决定由纪律委员会传讯带头的学生科恩- 邦迪等人。与此同时，警方声称将把若干被捕的学生交由法庭审判。校方和警方相互勾结镇压学生的暴行更加激起了广大学生和教师的愤慨。当时，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工会宣布支持学生的斗争。次日凌晨，全国大学生联合会等 7 个团体的代表

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对策，决定展开广泛的斗争。

5月6日，1万余名学生在巴黎市内示威游行。3000余名警察再次包围索尔邦，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直至深夜。5月7日，一部分中学生加入斗争行列，游行队伍更加壮大。

学生的行动得到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支持。例如，著名哲学家萨特出面组织支援受害学生委员会。6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联名致函戴高乐总统，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重新开放索尔邦。广大市民对学生造反的原委虽不甚清楚，但出于对警察暴行的义愤，也站在学生一边。据5月8日的抽样民意测验，4/5的巴黎市民支持学生。

当时蓬皮杜总理正在伊朗和阿富汗访问，由若克斯暂代总理，内阁实际上在戴高乐总理的直接控制之下。面对日趋严重的局势，戴高乐仍然坚持高压政策。他认为闹事的只是少数学生，法共也并未插手，因而不会酿成重大事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5 月5 日，戴高乐指示若克斯、佩雷菲特和内政部长富歇:“ 必须毫不留情地制服街头骚乱…… 每晚都应逮捕500 名学生。”5 月7 日，学生代表向政府提出3 项要求: 释放被捕学生; 撤走警察; 重开索尔邦。佩雷菲特根据戴高乐“ 先维持秩序，然后才能讨论 ”的指示，同日在议会宣称，“ 恢复秩序，一切都可能; 秩序不恢复，一切都不可能。” 实际上拒绝了学生们的全部要求。

政府的态度进一步激发了学生们的愤怒和斗志。5 月8 日，学生们成立了“ 五 · 三行动委员会 ”，号召占领学校。5 月6 日，学生举行大型集会，在会上发表演说的除科恩- 邦迪外，还有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的学生，他们专程来到法国，支持巴黎学生的斗争。发言者异口同声鼓动学生们向校方和政府抗争。

10 日下午6 时，学生们举行了空前规模的游行，前往司法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

游行队伍在途中遭到警察阻拦，遂改变计划前往索尔邦。队伍行至拉丁区又遭警察阻拦。学生们怒不可遏，折毁路障，翻起街石，筑起街垒以迎击警察。教育部长佩雷菲特闻讯后，宣布同意撤走包围索尔邦的警察，重新开放索尔邦。关于释放被捕学生问题，他要求学生派出代表与政府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数小时未达成协议，警察又于凌晨 2 时开始向学生发起攻击。3 小时后，学生们的街垒全部失陷，数百名学生被打伤。学生们在这次搏斗中失败了，却赢得了普遍的同情，在野党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谴责警察的暴行。11 日下午，若克斯和富歇向戴高乐建议：立即宣布接受学生提出的3 项要求，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戴高乐回答道：“不能向骚乱低头，国家不能退让。”

蓬皮杜总理于5 月 11 日晚间从国外返抵巴黎后，即去爱丽舍宫会见戴高乐。深夜11 时30 分，蓬皮杜发表电视演说，用委婉的言辞宣布接

受学生的3项要求。

警察撤走后，学生于5月13日占领索尔邦。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讲演和辩论。索尔邦变成了学生们的“自由王国”，气氛热烈、紧张而混乱。14日，学生们成立了“占领委员会”，下设12个小组，分别管理索尔邦的校舍、食堂等等。索尔邦被宣布为“自治的人民大学”，日夜向一切劳动者开放。

5月15日，学生们占领了奥德翁剧院，用作集会和活动的场所。

外省各大城市的学生受到巴黎学生的鼓舞，群起仿效，游行示威，占领学校，向政府抗议。学生运动的烈火燃遍全国。

参加斗争的学生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有组织的左派学生，另一部分是没有组织起来的自发参加活动的学生，第三部分则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有组织的左派学生，他们的组织和

派别很多，如“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命学生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等等。这些组织中的不少成员过去曾是法共或法共青年组织的成员，后因对法共的路线和政策不满而自动退出或被开除，其中不少人是托派分子和他们自称的所谓“毛派”分子。他们宣称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者，但都反对法共当时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他们认为，苏共二十大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忽视个人自由，因此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此后法共又奉行苏共的和平过渡路线，一味强调议会斗争，从而坠入改良主义泥坑。他们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转而向“西方马列主义”、“格瓦拉主义”和“毛主义”寻求真理。他们接受了马尔库兹[①]的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享受不到正当权利的贫

① Marcus, Herbert (1898——1979)，出生于德国的美国哲学家，西方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民、学生等阶层的肩上。他们自己并不感到物质匮乏，因而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工人在罢工中经常提出的那些物质要求，而是要消除一切等级制，让学生管理学校、工人管理工厂，让人人的才智和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等问题。他们认为，传统的请愿、谈判等斗争手段已经过时，新的斗争目标要求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斗争手段，即更为直接的革命行动：不断地向统治者挑衅，促使统治者诉诸暴力镇压，暴露其凶恶的本相，从而使广大群众觉醒起来；然后再挑衅、再镇压、再觉醒；一浪接一浪，把运动推向高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崇拜鼓吹革命暴力的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人。

法国的右翼政党当然不会支持学生的斗争。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共产党的态度。5月3日，法共政治局委员乔治·马歇在《人道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题为《撕下假革命者的伪装》。文章称左派学生为“冒险主义者”、“左派小集团”，指

责学生们的行动“客观上在为戴高乐政权和大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服务”。他号召人们“反对……左派小集团、并孤立他们”。另一个左翼政党——社会党对这次学潮也不重视，没有施加什么影响。所以说，这次学生运动基本上是在没有政党领导或支持的背景下自发进行的，而且他们内部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五月风暴”中的罢工浪潮和政府危机◇

1968年5月13日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从这一天起，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巴黎蔓延到全国，从学生扩大到工人以及社会各阶层，由学潮发展为威胁戴高乐政权的全面危机。

5月10日夜间至5月11日清晨学生对抗警察的街垒战震惊了整个巴黎和全国。各阶层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